政治科學論叢／第 75 期／民國 107 年 3 月／頁 43-74

國家與政治動員：
俄羅斯工會與青年組織的案例探討*

康世昊**

摘　要

俄國政治研究多指出普京總統的治理使得俄羅斯從 1991 年蘇聯解體以來啓動的民主化倒退回威權統治的時代。以普京爲中心，以侍從關係型態爲主的政黨體系和其他行政控制，強化和維持既成的中央集權體制。相應於政權轉型，民間部門在近 20 年來也傾向由當權者收編與限縮的方向。俄羅斯政府利用掌控的資源與立法工具，包括操控社會團體立案合法性、直接的金錢資助，換取社會團體領導者的順從，俄羅斯民間團體得向權力黨靠攏，以換取穩固的組織存續。本文從俄羅斯勞工與青年這兩股社會運動的個案切入，分析運動代言者與國家資源的分配關係，其領導階層儘管試圖在俄羅斯政黨政治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實質上附屬於權力黨與國家。從社會團體、政黨與國家間互動關係亦關注到後共俄羅斯的兩任領導人皆立基於威權統合主義的實踐，但普京的強人形象與威權統合能力超越葉爾辛失敗的社會統合主義，成爲俄羅斯強權政治成功的實現者。本文近一步對照分析普京領導的「國家」如何有效抑制異議勢力與政治動員，成功攏絡與控制親政府組織成爲主要的控制變項。當俄國在普京主義發展下進入「鞏固的威權政體」，上述條件讓未來的俄羅斯領袖亟易效法延續。

關鍵詞：普京、威權主義、社會夥伴關係、*FNPR* 工會、*NASHI* 青年組織

---

* DOI:10.6166/TJPS.201803_(75).0002
本文原爲臺大政治學系主辦之「2017 東亞憲政民主工作坊：政黨與國家」發表論文之一，經研討會主辦人提出修改建議後定稿，亦要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多項修正意見，本文得以更完整地表達作者論點。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E-mail: shkang@nfu.edu.tw。

收稿日期：106 年 7 月 24 日；通過日期：107 年 3 月 14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普京執政下的國家與政黨關係

1991 年的蘇聯解體使得俄羅斯聯邦成爲獨立的後共產主義國家，自那時起至今共經歷了 7 次國家杜馬（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State Duma）選舉和 6 次總統選舉，其政經發展與波折、民主和人權的進展，對於後共轉型經驗、區域以及國際秩序都有重要影響。學術界對俄羅斯政治經濟轉型的關切發展出幾個共同研究的脈絡：(1) 俄羅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軌跡；(2) 俄國資本主義／私有化發展的軌跡；(3) 政權與危機的處理（吳玉山，2000；2009；李明主編，2015）。在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上，許多政治分析都認爲在俄國仍是人治先於法治的前提下，普京總統（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Vladimir Putin）的治理使得俄羅斯從 1991 年蘇聯解體後開啓的民主化倒退回威權統治的時代。[1] 當下俄羅斯的政治體制作爲普京政權（Putin regime）的產物，是由「普京與其背後的統治菁英所架構，體制也反映出普京與其統治菁英的特質、背景與思維模式」，普京政府「成功的透過非制度性安排，鞏固了統治菁英的支持。如恩庇侍從、酬庸和尋租等來鞏固自身權力」（許菁芸，2013：64）。概括來說，當前的俄羅斯被歸類爲以侍從關係爲基礎的政黨體系，並運用軍警情治部門幹部（силовик；silovik）的配合和常態性的法律專權，藉以強化普京爲政權中心開展的新中央集權。其治理方式—普京主義（Putinism）—更成爲各方關注焦點。除此之外，普京主義的特點還在於：謹愼的形塑「可控式民主」（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managed democracy），除了「可控式政黨體系」、「可控式選舉過程」，俄羅斯儘管有眾多政黨浮現與運作，其核心特徵是：俄羅斯選民缺乏可實踐的場域去介入選舉結果。就實質的政黨運作體系來看普京政權的本質與類型，包括右派政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скоӥ Федерации；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及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自由民主黨（Либерально-

[1] 尤有甚者亦將普京與前蘇聯領導人，也同樣是情治機關（KGB）首腦出身的安德洛波夫（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Yury Andropov）相比擬，認爲前者完全是以後者視爲模範。詳見 Applebaum (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等原本都曾一度取得國家杜馬多數的席次，但自 2000 年普京執政以來，逐漸被總統的權力黨排擠而被形容爲不具實質影響力的政黨。可說是「有定期多黨選舉等民主制度表象，卻具有威權實踐過程與結果的選舉式或競爭型威權主義（electoral or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林永芳，2015：126）。其具體結果就是近十年來「統一俄羅斯黨」（*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United Russia*）的穩固執政。

相對於俄國政黨政治體系的頻繁變動，相對應的還有民間部門朝著受「國家」限縮與收編的方向轉變。普京上台之後幾個關於民間團體活動的重要立法與公權力規範（文後各節中提及），明顯地反映出前述的「可控式民主」還延伸發展出「可控式非政府／公民組織」。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兩個例子是，普京政權鑑於非政府組織青年團體和外國勢力在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是扶植支持克里姆林宮的青年運動組織 — '*WALKING TOGETHER*'（Идущие вместе，譯意爲「一起走」）行動，後有 '*NASHI*'（*НАШИ*，譯意爲「我們的」）。其後更透過關於非政府組織的新法令，管控公民組織，限縮了俄國公民社會的活動力（許菁芸、郭武平，2013：44；房列明，2013：112-116）。2005 年起，俄羅斯聯邦公眾院（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Ф；Public Chamber of Russian Federation）設立，被認爲是收編公民社會並取代部份國會和民間社會的倡議功能。簡言之，在普京和梅德維傑夫（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Dmitry Medvedev）的聯手治理下，俄國正連帶更發展出一個「被收編的公民社會」（林永芳，2015：125-146）。從制度行爲論的角度進一步解析普京掌控的「國家」與社會團體間的關係時，必須謹慎避免將「被收編的公民社會」與「可控式政黨體系」裡非政府／公民團體、政黨與普京主義下的國家的互動過度簡化爲統治者單方政治決策的果，忽略從制度建構的其他因素反向考察。

分析當前俄羅斯政治體系下普京政權所掌握的國家如何收編與掌控具有社會動員力的政治社會勢力，首先就應該注意到：儘管歷年來群眾抗爭持續出現，但是普京政權反而不再依靠強力動員社會團體來維護個人聲望或打擊異議人士。是否因爲普京政權的掌理者相信反對運動的政治威脅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大爲下降？抑或是普京政權在尋找更有技巧／制度性的威權治理手段（Atwal & Bacon, 2012: 256）？例如 2011 年的國會大選與 2012 年的總統選舉都出現過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一度引發西方觀察者提出普京政權是否已失去民心的議論。再看到更晚近的街頭行動，2017 年 3 月由著名異議份子納瓦尼（Алексей Навальный；Alexei Navalny）發起，要求總理梅德維傑夫下台的示威規模之大，震懾了俄國與國際媒體，這些行動只是個別事件下一次天時地利的巧合，還是俄國政治已有發生變革的跡象？事後發展顯示出普京政權依然穩固且未出現重大挑戰，但無論如何也顯示俄國民間並非完全冷漠。因此還應該注意的是競爭型的政治反對運動無法形成，除了前述的立論外，與政治反對運動本身的政治動員路線有關。尤其一個更結構性的「國家—社會團體—政黨（治）動員」的在地模式成功地消化／延緩危機的出現。畢竟，對後共威權國家機制是從民主制度下的法治、選舉與政黨的認知朝向前者觀察，卻因此到目前爲止易阻卻論者發展出對威權主義如何鞏固的更深度認識（Way, 2010: 335-336）。有論者從街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與政黨政治間的辯證關係進一步發展出對俄羅斯民主轉型的觀察，從結構式困境的途徑切入將兩者連結起來（Atwal & Bacon, 2012: 256-266）。本文亦參考這樣的解釋途徑並導入代表性的個案來進行檢視。

另一項值得從中觀察的是，俄羅斯國家有效的控制了異議或反對勢力，是否來自普京總統的個人特質，方能成功的攏絡與控制親政府組織？我們對普京政權的解構可以從其他俄羅斯政府領導人的「失敗的民主化」來解析普京爲何能利用反顏色革命的愛國主義聯盟，成功撐起其威權主義。然而我們或許更應該可以對葉爾辛的解析借用「失敗的威權主義」（failed authoritarianism）這樣的視角來翻轉思考（Way, 2005b: 131-145）。也就是爲什麼葉爾辛即使也企圖以威權的手段壓制反對者，卻無法克服其政權的弱點，導致整個葉爾辛時期政經情勢的混亂。[2] 相對的，普京卻成功將同樣

[2] 最清晰的例子是 1993 年 10 月葉爾辛發動坦克炮轟國會反對派，並逮捕國會議長哈斯布拉托夫（Руслан И. Хасбулатов；Ruslan I. Khasbulatov）與倒戈的副總統魯茨柯伊（Александр В. Руцкой；Alexander V. Rutskoy）。以及 1998 年的俄國經濟危機，一度引發可能爆發內戰的隱憂（筆者當時在俄國聖彼得堡進行論文資料搜集，該年 10 月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環繞著葉爾辛的俄國權勢菁英建構成一個穩固的威權體系，即使經歷過數次的經濟危機和政治風波，都未使他控制下的俄羅斯遭遇顏色革命。

從這個層次上來看，進一步可以確認的問題將是：普京主義如何在與社會團體的互動關係裡成功告別葉爾辛的「無效威權」（incompetent authoritarianism）。本研究之目的首先是透過俄羅斯工會組織與政權（執政者／權力黨）間的關係，進一步且具體地與前述青年運動組織受到政府直接操控的關係做對照。不同於 2005 年出現的親克宮青年組織，無論是「社會夥伴關係」（социаль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social partnership）的實踐，還是政治上的分離—結盟關係，當前的工會—國家的關係其實有許多面向是普京沿續著葉爾辛時期以來脈絡延續發展，但又明顯較葉氏時期能成功攏絡特定工會。如果說普京成功將俄羅斯工會收編爲政治的一翼，就不能忽略普京相較於葉爾辛，在政府與工會互動關係上更勤於經營，也確能保持積極互動。本文選擇從俄羅斯勞工與青年運動兩個社會運動勢力的代言者與國家資源的關係切入進行比較，並選取具有兩個領域裡最具有代表性和受到關注的團體：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Федерация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профсоюзов России；英文：Russian Federation of Indepedent Trade Unions，簡稱 *FNPR*）以及青年民主反法西斯運動「*NASHI*」相互對照，尤其兩者也都試圖建立直接的政治代言團體，但最後同樣是領導階層附屬於國家或權力黨的領導機制。

貳、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 *FNPR*

於 1990 年代仍擁有約 3 千萬名會員的「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是俄羅斯境內最大的勞工代表組織，更是人數最多的社會團體之一。*FNPR* 每年都至少有兩次由工會主席代表與總統會面的待遇，雙方討論工會關切的勞動與社福議題，並獲得總統立即性的相關指示。其會面的討論內容也都

臺灣同學會將駐俄國代表處的傳真文帶到宿舍，內容是代表處請同學們放心，若俄國發生動亂，政府會派專機到聖彼得堡將同學平安送回國）。最後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葉爾辛的國內支持率屢創新低，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一篇報導甚至說葉爾辛的支持率一度低到只有 2%（Tran, 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被放置在克里姆林宮的官方網站（Официальный сай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上。這樣的特別待遇，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下的勞工團體來說，相信已是相當令工會領導階層欣羨的機制。除此機制之外，普京在擔任總統或總理期間，也多次參加了 *FNPR* 的大會。普京的訊息很清楚：作爲俄羅斯聯邦總統，勞工的聲音與權益是受到總統高度重視的。[3]

不過 *FNPR* 的組織性質自蘇聯解體以後就備受國內外各界質疑。第一個被質疑的是其名稱上的「獨立」的意義，其實並非獨立於官方的意思，而是因爲當時代表俄羅斯境內的工會從「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Всесоюзны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сове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All-Union Central Concil of Trade Unions，英文簡稱 *VTsSPS*）的「蘇聯」架構「獨立」出來而採用「獨立」一詞；*FNPR* 不僅從未打算變成眞切獨立於資方或官方的組織，從脫離 *VTsSPS* 開始就一直力求能被葉爾辛領導的政府承認爲是唯一具代表性的「官方」工會（official union），並抵抗親葉爾辛派的「自主」或「另類」工會（независимый профсоюз: indepedent union；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й профсозю: alternative union）要求葉爾辛政府查封前者龐大財產的訴求。[4] 事實上，從

---

3 工會與總統或總理的會面在葉爾辛時期已多次實行，而在梅德維傑夫接替普京繼任總統時期，這種總統與工會主席會面的機制也持續運作。

4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的工會傳統上被分成兩個系統，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繼承蘇聯時期工會大多數資源並享有俄羅斯政府禮遇（地區或全國性領袖）。不願意加入該聯合會的則是各式各樣自主／另類工會以及其聯合組織，例如「俄羅斯碼頭工人工會」與「俄羅斯飛航人員工會」，他們又和其他工會組成全國性的「俄羅斯勞動聯合」（Конфедерация труда России；Confederation of Russian Labour，簡稱 *KTR*）。另外則有俄羅斯獨立礦工工會與其他自主工會合組的「全俄羅斯勞動聯合」（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дерация труда；All-Russian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簡稱 *VKT*）。1990 年代前後，俄羅斯獨立礦工工會（Независимый профсоюз горняков России；Russian Independent Union of Miners，簡稱 *NPGR*）的罷工要求，呼應了葉式的政治行動，兩者被認爲是促使蘇聯解體的上下夾擊勢力，因而在葉爾辛掌政時期初期，頗及與自由派工會的革命情感，葉氏與自主工會（例如獨立礦工工會）有較多非正式的互動，與 FNPR 陣營則保持距離。然而葉爾辛執政後期與兩邊工會的關係都疏遠了。自主工會系統向來對企業管理階層則較持批判立場。這兩大系統脈絡的工會的政治影響力和地位非常不同，而在基層組織的層級上，自主工會系統的組織者常常受到地方當局和資方的騷擾與攻擊。此外，自主／另類工會領導者的意識形態混雜，有的是傳統共黨支持者，有的是社會民主派，在聖彼得堡也有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自主工會人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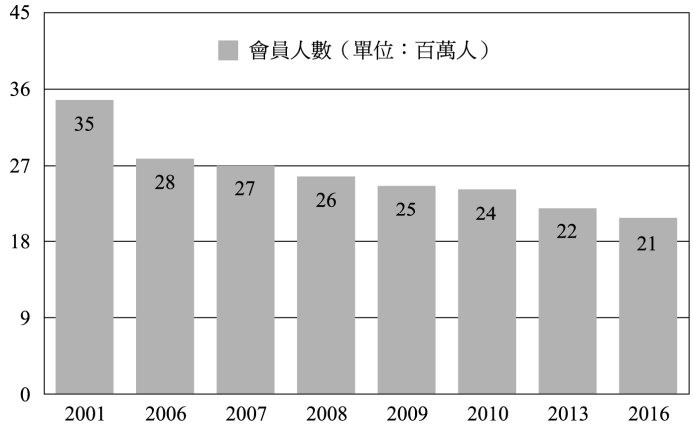
1992 年開始，葉爾辛政府因應國內經濟困境與勞工抗爭風潮而拋出的勞、資、政三邊協商機制的建立，希望此一機制能變成頻繁的勞工抗爭的救火隊，藉以緩和或抵銷罷工的衝擊力，*FNPR* 在三邊協商機制（三邊委員會）的代表席次上逐漸擠下自主派工會並取得上風(30 席勞工代表中佔有 27 席)。到了 1994 年，隨著較親近傳統官僚集團的總理上台，*FNPR* 已經得到葉爾辛政府高階官員的認可保有繼承自蘇聯時期的特權，葉爾辛陸續任命的政府高層們也逐漸與所謂親近葉爾辛派的「自主」工會漸行漸遠（Conner, 1996；康世昊，2000）。

除此之外，*FNPR* 還有一個備受質疑的立場是，該工會在會員資格的認定上承認雇主加入工會的權利。[5] 正是由於 *FNPR* 承認沿襲自蘇聯時期的工廠一長制，並力守保有工會組織承續原蘇聯時期企業的社會福利執行功能，*FNPR* 對於與部分企業集團組成產業遊說上的共同陣線，以要求國家對虧損企業持續提供補貼時多半合作愉快。進一步也讓雙方在俄羅斯政治舞台上成爲天然盟友。可以視爲是一個與普京和執政黨（團結俄羅斯）以及管理階層密切結合的工會組織。儘管傳統模式下，*FNPR* 工會可以寄望雇主的管理部門協助從員工的月薪中自動扣繳工會會員費，但 2001 年底俄羅斯新版「勞動法典」（Трудовой Кодекс；Labour Code）通過後，工會—雇主的權力平衡大幅向雇主傾斜，傳統 *FNPR* 與資方的好關係不復以往（Olimpieva, 2011: 4-5；Bizyukov, 2011: 6-9）。此外，*FNPR* 還要尷尬面對即使獲得俄羅斯各級政府的支持，工會人數仍不斷下降（如圖 1 所示），近年來每年都持續流失 1～2 百萬的會員。其在工會人數上的不斷流失，既反映著基層勞工並未因爲所屬工會的政治影響力而更爲忠誠，也有損其勞資協商權的代表性。

[5] 作爲 *VTsSPS* 的後繼者，*FNPR* 繼承了工會在全國境內的各種財產和福利分配的執行權，但是政府的命令或國會的新法就可以剝奪 *FNPR* 的這些「特權」，因此 *FNPR* 在 90 年代初期一直很小心的與葉爾辛政府保持「建設性的反對關係」以免遭到葉爾辛的報復性懲罰（Clarke & Pringle, 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FNPR* 工會會員數變化（2001-2016）



資料來源：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官方網站提供，作者自行整理。
*部分學者認爲 *FNPR* 會員資料並不精確，只具參考性質。

一、從威權社會統合主義到國家統合主義

從蘇聯解體迄今，*FNPR* 最大的「代表性」展現就是每年的勞資政三方對話協商，以及五一勞動節的遊行。在葉爾辛總統任內，由於整體國家與社會經濟的惡化，*FNPR* 發展出每年的「行動日」或稱「抗議日」（Day of Action），當然也包括在傳統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順勢提出口號，作爲向葉爾辛政府施壓的社會動員兼政治表態。工會連續數年都舉辦了年度的全國抗議日，且每每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FNPR* 就會再度對葉爾辛擺出強硬姿態，甚至提出葉爾辛下台的口號。其實質影響力就是儘管葉爾辛拋出社會統合主義（social corporatism）機制的初衷是爲解決俄羅斯獨立後不斷出現的勞工抗爭，需要賦權多元的勞工代表權；同時還因爲疑懼 *FNPR* 陣營工會的政治立場甚至企圖排除其代表性。[6] 但 *FNPR* 展現其扎根於蘇聯式企業

6 社會統合主義這個源自描述 1930 年代北歐福利國家面對重大政治爭議，透過夥伴關係的三邊協商，例如工會、雇主組織和政府共同討論再推動的民主決策機制。但因爲三邊協商機制的參與者資格認定與資源分配，後來在其他效法國家就出現各種的變種。當國家／政府實質上掌控了代表席次的正當性，並用以排除執政勢力以外的政策異議或反對勢力，事實上就變質爲國家統合主義或是本文選擇以威權統合主義稱之。在俄羅斯，由於三邊協商機制和社會夥伴關係的運作框架仍然存在且未偏廢，在基於政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產體系的實力，而使得葉政府從 90 年代中期就無力再抗拒 *FNPR* 繼續壟斷勞工代表權所享有的資源。[7] 社會夥伴關係的運作成爲 *FNPR* 在國家決策機制商議的運作機制上獲得政府資源攏絡並藉以排除競爭工會對手的平台。換句話說，社會統合主義的在俄羅斯的實踐反而延續「官方」工會領導與政治菁英的關係（Kang, 2007: 24-27）。

隨著國家宏觀經濟情勢在 2000 年普京執政後好轉，*FNPR* 在 90 年代幾次俄國經濟危機期間不斷動員的全國性行動策略就不再需要積極鼓動，過去建立起來的全國行動日傳統也越亦成爲形式上的抗爭辭令。必須注意得是，有別於葉爾辛的刻意迴避，普京從 2000 年的總統選舉開始，就慣例的參加 *FNPR* 的大會，一方面對工會做出承諾，另一方面「提醒」工會必須考慮到國家經濟情況，提出務實的訴求，以免造成社會緊張。2000 年的「勞動法典」（Трудовой Кодекс；Labour Code）改革，普京最後是讓步同意與 *FNPR* 協商共同提出修訂版本。於是 *FNPR* 正式超越「自主」工會，成爲「官方」工會，代表著俄羅斯工會代表性整體來說被普京政府限縮與重新分配，從新生期的多元工會勢力轉爲後來的單一獨佔。與此同時發展的是，與 *FNPR* 工會相競爭的其他勞工代表組織較可能面對「棍棒的伺候」。普京所代表的「國家」選擇性的攏絡單一的社會團體，而不必承認或回應不同陣營的工會組織。普京上台後，自主／非主流工會的幹部持續地受到攻擊或騷擾。顯示出俄羅斯當局對社會團體的「蘿蔔和棍棒」政策越來越收縮到直接懲治未被收編的民間力量，也反映俄羅斯眞正退回「國家政權」獨大的局勢，盡管這不是過去共黨官僚控制的『國家』，而是與俄羅斯新富集團聯合的政權。與此同時，我們發現普京代表的「國家」會適時選擇逐漸退出三邊協商讓社會夥伴關係實質轉爲雙邊協商，而政府則做爲勞資雙方

領導人動用排除手段和資源攏絡的強力程度，威權性質的程度就相當明顯，並進一步可發現侍從和收編機制的結合，已與民主國家性質差異較大。

7 葉爾辛的懷疑是源自 VTsSPS 工會作爲蘇聯時期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的一環，解體後可能仍忠於俄羅斯共產黨，與葉爾辛自詡的民主派爲敵。有許多學者在關於俄羅斯工會與黨國關係的論述也認爲普京回復了工會過去扮演的輸送帶角色。但本文的分析觀察認爲這樣的論點似乎只檢視雙方關係的性質而忽略組織所背負的政治例行工作，於是過於簡化蘇聯時期工會具有的政治角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上位，審視其談判過程（Кан, 2006: 75-88）。

當 *FNPR* 的領導階層成爲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的一翼，*FNPR* 對政府政策的批評形同是對工會領導層的批判。結果就是 *FNPR* 籌辦的大型抗議活動較過往更像徒具口號的儀式，社會對話也徒留形式，*FNPR* 因此一方面能安穩地提出各種貌似激進的口號用以督促政府，同時卻又繼續其被批評爲不具獨立地位的工會運作。在社會夥伴關係的框架下，俄羅斯「工會」變成「既與企業單位和平共處」，又「從屬於國家建制的一個社會團體」（Christensen, 2017: 69；Кан, 2006: 75-88）。由於 *FNPR* 的領導層是個與基層脫節的社會精英團體，收編俄羅斯主要工會勢力的意義並不等同於基層勞工不能也不再選擇抗爭手段。儘管罷工被勞動爭議法令限制以致於難以合法發動，但根據俄國學者的統計顯示，非典型形式的勞工抗爭，例如野貓罷工（wildcat strike）等仍然不斷出現，只是官方統計裡難以呈現（Petr Bizyukov, 2011: 6）。換句話說，作爲官方承認的全國性工會組織，*FNPR* 是按照普京政權的框架去「反映」工人的困境與利益，呈現出「國家」妥善管理下的勞動關係，但實質上並沒有能因此而壓制住基層勞工對勞動條件的反彈。

儘管如此，基層或區域性的勞工抗爭迄今也的確並未進一步威脅到普京政府在勞動關係上的掌控。以 2008-2009 年俄羅斯政府對應全球經濟危機的治理爲例，當時俄國經濟惡化持續發展，2009 年 2 月底，梅德維傑夫（時任總統）曾經數次批評普京領導（時任總理）的政府，並未有效處理危機。梅德維傑夫更一度附和鋁業寡頭 Олег Дерипаска (Oleg Deripaska)，要俄羅斯企業財團互相合作。然而 Deripaska 旗下的工廠卻停工導致列寧格勒州 Пикалево (Pikalevo) 鎮面臨經濟重創。該鎮受到經濟危機衝擊，大半鎮民在幾個月內陸續失業，街上乏人消費，生活甚且惡劣到住宅被停止供應熱水，普京政府卻遲無具體行動，該州州長甚至公開說不是太嚴重的問題。直到憤怒的失業者衝進鎮公所，被地方新聞台全程轉播，居民又在隸屬於 *FNPR* 系統的該廠工會主席 Светлана Антропова (Svetlana Antropova) 帶領下，封鎖該鎮連結道路，阻止貨車通行，緊接著國際新聞也開始注意到「憤怒的居民不只是討伐工廠老闆，也開始批評是政府的無能才讓危機持續擴大」（BBC News, 2009）。時任總理的普京神話受到折損，變成執政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機的表徵。硬派的他卻能扭轉居民負評，扮演好一齣危機大作戰的公關劇碼。

在當地居民抗爭引發新聞的熱烈迴響後，普京坐著直升機直抵該鎮去巡視該工廠，並大罵該工廠管理階層漠視困境，最戲劇性的是最後還當著全國新聞頻道和地方行政官員的面，刻意羞辱了工廠老闆 Deripaska，直說不接受 Deripaska 的口頭保證，指名要他走到桌邊簽下協議切結書，解決其名下工廠對工人的欠薪（康世昊，2009）。工人們當然歡迎普京的舉措，但有分析指出其實普京在媒體前羞辱他之前，已經先承諾給予 Deripaska 的公司優惠條件，當下則切開典型政治官僚辭令的拖累，自己一躍變成鎮民的救星。這個戲碼的背後首先是普京直接跳過「官方工會」的代表性或談判，其次是讓眾媒體貼身拍攝其活動，捕捉他積極作爲的影像，透過畫面呈現他是個重民瘼有效率的政治人物，政府並非無能而是被少數官僚與財閥拖累。最後還值得注意的是，一直領導激烈抗爭的該廠工會主席 Antropova 並沒有受到「懲戒」，反而還在「統一俄羅斯黨」的邀請下，成爲 2014 年該黨地方選舉的候選人。Pikalevo 鎮的範例曾經備受質疑普京這樣的典範能否轉移到危機下所有的俄國單一企業城鎮的蕭條，但從結果來看算是成功化解危機下的勞工不滿情緒。

二、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的政治行動

就政治機會判斷的角度來看 *FNPR* 的政治性動作與選舉參與，該工會領導層非常確信要保有工會和附屬的職銜的資源，必須建立其政治實力與影響力。尤其 1993 年 10 月的總統—國會流血抗爭更讓 *FNPR* 體認到必須與葉爾辛政府修正關係，否則政府隨時會利用行政手段，剝奪工會繼承自蘇聯時期的龐大資產和社會福利執行的功能。當時 *FNPR* 理事會爲了向政府輸誠，於 10 月事件後迅速替換了原主席 Игорь Клочков (Igor' Klochkov) 的領導權，改任命時任莫斯科工會聯合會主席的 Михаил Шмаков (Mikhail Shmakov) 接任。然而葉爾辛政府混亂又殘酷的新自由主義措施重重地打擊俄羅斯的各個產業部門，也嚴重衝擊俄羅斯工人的就業機會與勞動條件（Christensen, 2017；Kang, 2007）。*FNPR* 在葉爾辛執政時期幾次重大政治危機時難以避免得做出關鍵性的抉擇，而其大原則最終多是選擇中間派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黨並避開左派的共產黨等陣營。

俄羅斯的政黨政治發展在葉爾辛執政時期仍處後共初期的轉型階段，一方面因爲總統葉爾辛本身的政黨基礎不穩固，另一方面中期以後選擇的總理忽而中間忽而右派，再加上新興各政黨屬性充滿強烈個人色彩，政黨間的競逐相當混亂。在這背景下，*FNPR* 自 1990 年代初以來屢次尋求建立工會在俄國政黨體系和國會的直接代表，但都不成功。90 年代初期，工會中央領導階層先是選擇與「俄羅斯企業家聯盟」（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мышленников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Russian Un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trepreneurs，簡稱 *RSPP*）共組選舉集團，同時也允許轄下的幾個產業部門工會各有自己支持的政黨，包括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農業黨等。1995 年大選時又繼續與俄羅斯企業家聯盟合組選舉政團，但得票率只有 1.59%（Гревцова, 2014: 70）。1999 年時 *FNPR* 先成立「勞動聯盟」（Союз Труда；Union of Labour），但該聯盟後來加入「祖國－全俄羅斯」（Отечество — Вся Россия；Fatheland — All Russia）政治運動，其後該政治運動在 2001 年又選擇與「統一黨」（Единство；Unity）合併成爲「統一俄羅斯黨」。自此之後，*FNPR* 領導層就與統一俄羅斯黨陸續簽訂合作條款，雙方領導階層維持密切關係。*FNPR* 第一副主席 Андрей Исаев (Andrey Isaev) 個人自 2001 年後就是統一俄羅斯黨黨員，並因而獲選爲統一俄羅斯黨的國家杜馬代表。自 2014 年 11 月起迄今，Isaev 更被推舉爲國家杜馬副主席。除他以外，兩位 *FNPR* 副主席也都加入「統一俄羅斯黨」。就領導階層的政黨傾向看來，*FNPR* 與俄羅斯權力黨似乎已融爲一體。

到 2011 年的時候，隨著普京倡議「全俄人民陣線」（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All-Russia People's Front，英文簡稱 *ONF*）的成立，用以因應國會大選。*FNPR* 順應要求，讓全部會員組織都加入 *ONF*，*FNPR* 主席 Shmakov 獲邀爲 *ONF* 召委會成員，並提出 254 位出身工會的候選人（其中 190 位是列入統一俄羅斯黨名單），雖然最後總共只有 9 位工會候選人順利進入國會（2016 年的國會大選具 *FNPR* 工會領導人背景的當選人數亦接近，參考表 1）。更值得注意的是 *FNPR* 並沒有因爲加入 *ONF* 就停止創立自己的代表政黨的動作。2012 年，*FNPR* 的部分領導成員申請成立「勞動聯盟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FNPR*工會領導人—統一俄羅斯黨背景當選第 7 屆（2016-2021）俄羅斯國會代表名單

Балыбердин Алексей В. (Balyberdin Aleksei V.)	2010起任烏拉爾研發與生產公司工會的勞動保障委員會主席	國家杜馬經濟政策、創新發展與企業家委員會成員
Бондарь Оксана А. (Bondar' Oksana A.)	2003-2010 年擔任烏普塔爾中等學校工會主席	國家杜馬區域政策和北部及遠東地區問題委員會副主席
Исаев Андрей К. (Isaev Andrei K.)	*FNPR* 第一副主席	統一俄羅斯黨國家杜馬黨團第一副主席
Кабанова Валентина В. (Kabanova Valentina V.)	2000年起任莫斯科工會聯合會主席	國家杜馬勞動、社會政策與退休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Митина Елена А. (Mitina Elena A.)	2002年起任梁贊州國民教育與科學工作者工會副主席。2010年起任主席。	國家杜馬教育與科學委員會成員
Пивненко Валентина Н. (Pivnenko Valentina N.)	1984-1994 年擔任過卡累利亞共和國工會委員會主席。之後一直任國會代表。	國家杜馬區域政策和北部及遠東地區問題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Пинский Виктор В. (Pinskii Viktor V.)	200-2015 年擔任濱海邊疆區工會聯合會主席	統一俄羅斯黨國家杜馬黨團第一副主席
Сапрыкина Татьяна В. (Saprykina Tat'yana V.)	2006年起擔任過瓦倫尼州健康照護工人工會副主席與主席	國家杜馬勞動、社會政策與退休事務委員會成員
Сидя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Г. (Sidyakin Aleksandr G.)	2009 年起擔任 *FNPR* 總部集體行動與工會運動發展處處長	國家杜馬住宅政策與事業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Тарасенко Михаил В. (Tarasenko Mikhail V.)	1996-2012 年擔任俄羅斯煤礦與金屬礦業工會主席	國家杜馬勞動、社會政策與退休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礙於資料考掘的來源與時間限制，本文迄今未能找到完整的工會進入國會的代表名單。本處資料是參考自國家杜馬代表組成的親 *FNPR* 次團體「團結」的委員名單，與完整名單或有出入（solidarnost.org, 2016）。[8]

[8] 該次團尚有 2 位列於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提名名單當選的 FNPR 工會領袖以及 1 位公平俄羅斯黨的代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Партия ‘Союз Труда’；Party of Labour Alliance）。[9] 並參加了 2013 年的地方選舉，但最終仍然只獲得少數選票支持。2016 年的國家杜馬選舉，FNPR 則因爲沒有得到足夠的參選支持者連署，因而無法以「勞動聯盟」的名義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值得深入觀察的是，已經有著統一俄羅斯黨做後盾的 FNPR 爲何仍不斷在選舉時期有所動作，或許和領導層體認到必須一直靠形式上的「會員數等於投票數」來維持公眾能見度，進行政治投機主義的操作，力求工會資源能獲得來自政治精英階層的保護（Clarke & Pringle, 2010）。特別是所成立的政黨自成立起就沒有以挑戰普京政權或統一俄羅斯黨爲政治訴求。

根據以上描述俄羅斯最大的勞工團體 *FNPR* 在 1991 年後的政治變遷下所發展的軌跡，可簡單列舉出以下 3 個特徵：(1) 社會夥伴關係明顯是行政資源支持單一社會組織；(2) 受支持社會組織整合在親政府政黨羽翼中；(3)「恩賜」特例的基層勞工抗爭。不僅是勞工團體的社會夥伴關係如此「實踐」，俄羅斯政府也將此一措施延伸到其他非政府組織上。2005 年設立的俄羅斯聯邦公眾院（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public chamber）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政府邀請非政府組織代表擔任該機構代表，將政府對社會和諧的願景與將非政府組織代表與國家施政串連在一起。於是形式上的社會統合主義就在俄羅斯政府的強力動員下重新建構，更具備國家統合主義的特徵。

參、普京青年團：青年民主反法西斯運動「*NASHI*」

相對於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延續了葉爾辛時期的工會—國家雙邊的互動（trade-off）關係，選擇帶槍（會員組織）投靠國家，青年組織 *NASHI*

[9] 該黨的主席是 FNPR 中央機關報《Солидарность》(Solidarity) 的主編 Aleksander V. Shershukov (Александр В. Шершуков)，副主席是 FNPR 副主席 David Krishtal’ (Давид Кришталь)以及化學產業工人工會主席（FNPR 會員組織）Aleksander Sitnov (Александр Ситнов)。更微妙的是，該黨的登記地點是 FNPR 總部所在地，但 FNPR 主席 Shmakov 並未加入該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創立則明顯反映了普京政府首次面對潛在政治威脅下主動進行的社會動員政治化。2000 年普京正式接任總統，據稱俄國著名藝文界人士 Иосиф Кобзон (Iosif Kobzon) 於當年 5 月發出一公開信呼籲普京「該是成立新共青團的時候了」，而普京也接受其認爲恢復俄羅斯的大國威望需要重建青年政治組織的建議（Сборов, 2001）。其後在總統辦公室副主任，更是普京的長期智囊、意識形態總管，被冠以「灰色沙皇」稱號的蘇立寇夫（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Vladislav Surkov）的策動下，由其轄下成員 Василий Якеменко (Vasilii Yakemenko) 在當年創立了「一起走」。[10] 該組織主要就是發動支持普京的大規模青年活動、街頭行動，還有對異議人士與作家發起抵制行動，另外也有一些社會公益活動。而參與這些活動的年輕人則可以獲得物質性的回報，例如休閒活動旅券，電影票或是其他免費的文化康樂活動。除了對普京的熱情支持這個政治相關表態外，該組織的活動辦理方式其實很像蘇聯時期少年先鋒隊的樣貌，在活動之餘最重要的是培養愛國及愛領袖的「正確價值觀」。[11] 例如「一起走」組了一個女青年組織名爲「一起唱」（Поющие вместе；Singing together），在 2002 年發表了一首《找個像普京這樣的男人》（*Такого как Путин*；*A Man Like Putin*）的流行歌曲，就是歌頌普京代表著俄羅斯男性的正面氣質，因此原本俄國大眾還不是對普京太熟悉（1999 年底當葉爾辛拔擢普京爲代理總統時，世人才訝異地開始想多知道這位印象不多的政治人物），但克里姆林宮已深知要利用第一印象將普京塑造爲國民偶像。

2004 年的烏克蘭橙色革命，展現了後共國家的青年組織參與進行街頭政治的重要性，當時的青年政治組織「時候到了（*Пора!*；*Pora!*）」被視爲青年已能快速聚集於街頭以行動影響政治的可能性。輿論受到的影響也傳

---

[10] Yakemenko 於 1971 年出生於莫斯科州的柳別次市，20 歲前就參與當地的青年組織活動。原本爲當地企業家，2000 年短暫的在總統府（國內事務處社會團體聯繫科）工作後就參與創立「一起走」。參考自 LENTA. RU (2018).

[11] 關於普京政權發展愛國青年團體的推動背景可以檢視 2001 年和 2005 年先後頒佈的「俄聯邦公民愛國主義教育綱要」。2006 年，普京再批准了「俄羅斯聯邦國家青年政策戰略書」的推出，後續於 2009 年總統再宣佈該年爲「青年人年」（胡逢瑛，2013：107-114）。政策的推動反映出後葉爾辛時代的俄羅斯國家治理者對過去十年歷史的省思，以及對俄國境內外政治情勢的變動，某種程度也顯示普京的青年政策並非單一的謀士型操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進了俄羅斯，從 2005 年開始，左翼、右翼和克里姆林宮都開始更加積極運作或成立自己的青年政治組織，顯示青年的政治動能受到更多重視，尤其是有跡象顯示有越來越多的俄羅斯青年關心俄羅斯的國家威望。[12] 顏色革命的威力似乎讓克里姆林宮迅速做出了一個戰略性調整。根據俄羅斯媒體的資料顯示，2005 年年初時總統辦公室主任蘇立寇夫與青年運動的活躍分子見面，確立了解散「一起走」的指示，並承諾要在該運動的基礎上建立新政治力量並在 2008 年的選舉前成爲新的執政黨（новая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new party in power）（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08）。在行政權力的配合下，一個更爲政治化、也更富有攻擊性和意識形態色彩的青年政治運動組織－NASHI 很快在當年就建立起來。

一、反顏色革命青年組織化

2005 年 3 月 1 日，也就是在烏克蘭的橙色革命政治領袖尤先科（Виктор Ющенко；Viktor Yushchenko）宣示總統職位 1 個月後，「青年民主反法西斯運動 *NASHI*」正式成立。原有的組織「一起走」領導人 Yakemenko 成爲 *NASHI* 的主要領袖。在政治目標上，Yakemenko 宣稱該青年運動組織是要掃除寡頭與反猶太者的聯盟，反對種族主義者和自由派的聯盟。在組織目標上，他期許 *NASHI* 能夠培養未來的俄羅斯領袖人物，尤其是政府裡除了普京外，充斥太多無能的官僚。該組織還宣稱目標之一是－「到 2009 年時，會有 10 萬名受過訓練的 *NASHI* 青年，其中有些人也將準備好進入政府服

[12] 蘇共和共青團被禁止後，參與人數大不如前。後續不少俄羅斯青年組織都是各政黨設立的青年部門或外圍團體，如自由派中間政黨「雅伯盧集團」（暱稱蘋果黨 Партия Яблоко；Russian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Yabloko"），的青年團體「青年蘋果」（Молодёжное Яблоко；Youth Yabloko），參與的青年主要從事代表政黨參與各式行動、爲競選拉票、造勢，組織成員據稱有 3,000 多人。左派則有紅色青年先鋒隊（Авангард красной молодёжи；Vanguard of Red Youth），成員原有將近 8,000 人，但後來大部分人選擇集體加入左派陣線（Левый фронт；Left Front）。另外還有被俄羅斯政府宣布爲極端主義組織並遭禁止和查禁的「民族布爾雪維克黨」（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National Bolshivik Party）的青年組織，該黨成員據稱一度有 60,000 多人，且多爲青年，在被禁止前在街頭政治活動中非常活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務」。[13] 由於 Yakemenko 的克宮經歷，使得 *NASHI* 很快就成爲當時數個新成立的親克宮青年團體中人數最多也最受矚目的團體。[14]

NASHI 組織成立 2 個月後就能發動第一次的大規模行動，動員了 6 萬名年青人共同集結在莫斯科市的列寧大街上慶祝 2 次大戰勝利 60 週年（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08）。[15] 堪稱組織動員力堅強。該組織成員常被稱作「納什主義者」（Нашист；Nashist），年齡多在 18～27 歲之間。*NASHI* 在俄羅斯各中型城市都擁有至少 100 人左右的幹部成員，全國則設有 5 位聯邦委員（федеральный коммисор；federal commisoner），由年度 NASHI 大會選出，擔任領導幹部的角色。除了普京政權以資助本土 NGO 的名義直接給予的資金，地方分支主要從地方寡頭等的「愛國企業」那裏獲得。2007 年 6 月 30 日普京總統簽署《關於保障 2007 年度國家支持參與發展公民社會制度的非商業性非政府組織的命令》，要從國家預算中撥出 12 億盧布用於支持的青年行動組織。[16] 可以說該組織從一開始就是政府策動與支持的政治組織，即使並非登記爲政治團體。[17] *NASHI* 的運作方式相當符合甚至超越 GONGO（政府組建的非政府組織）的型態。

---

13 擷取自 BBC 新聞的報導（BBC News, 2005）。

14 同時期還有幾個親克宮的青年團體也成立，包括：莫斯科市政府協助成立的青年政治生態主義者運動「在地人」（Местные；Mestnie。2005 年 10 月）；訴求反對西方勢力擴張、反對恐怖主義以及對抗貪污的「青年俄羅斯運動」（Движение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Young Russia Movement）；以及作爲統一俄羅斯黨青年團體的「統一俄羅斯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Young Guard of United Russia。2005 年 11 月）。

15 參考新聞報導 IQ.HSE.RU (2005); Газет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08).

16 該總統令全名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в 2007 го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участвующих в развитии институ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7 由於未能取得實際預算與財務報表，前述資料提及數字是根據報導資料提及預算提報數字。俄國政府實際撥出金額有待考證。而根據俄羅斯媒體 ‘Ведомости’ 報的統計，在 2007～2010 年間，*NASHI* 從政府得到的計畫資金或獎勵以及舉辦活動的費用共約 4 億 6,700 萬盧布，其中約 3 億 4,700 萬盧布更是在 Yakemenko 擔任俄羅斯青年事務署署長的 2008 年之後由該署透過各種專案或計畫給予補助。根據這份資料，2010 年俄羅斯青年事務署的委外活動計費超過一半都是給了 *NASHI* 領導人負責的組織（Шлейнов, 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ASHI 雖號稱是獨立的社會運動組織，但其實更具有過去的共青團影子，成員活動主要是擁護或配合政府政策，而且擁護的領袖並非所有「國家元首」，而是特定的偉大領袖。儘管在 2008-2012 的形式雙元政權下，其領導人一度喊出「*NASHI* 運動是基於大家對於發生在我們周遭國家情況的憤怒，我們只認同梅德維傑夫與普京的政權」（Bratersky, 2010）。不過 *NASHI* 眞正效忠的其實還是普京個人。該組織在國際媒體上最著名的活動亮點就在其配合普京選舉時的選舉造勢，所有 *NASHI* 成員都會穿上印有普京頭像的 T 恤出席活動。然而學者們也認爲 *NASHI* 的功能並不僅僅是選舉造勢的充場面，它的組織內涵裡「有主體思想，以配合普京的形象可以再現……它的倡導核心是所謂愛國主義、高尚道德、政治成熟和高水平的文化意識等，以及反毒品、反酒精和反髒話，簡直就是一場由青年發起的新道德運動」（白信，2016）。*NASHI* 成員每年固定在賽林格湖畔舉辦年度夏令營，普京也相當重視，原則上歷年都會親自出席。而一次次社會動員政治化的設計，也考慮到各種表面的價值觀倡導背後需要生活化的、符合年輕熱情的活動，才能激發年輕人熱情。所以配合穿戴印有普京頭像的 T 恤、將普京頭像加上設計品味等，都爲有效傳遞普京的個人魅力。而被大眾認定 *NASHI* 就是「普京青年團」的濫觴則是 2005 年，普京在賽林格湖畔年度夏令營結束後邀請其中的 50 幾位重要幹部，到他在 Zavidovo (Завидово) 的度假行館，並稱讚「該活動是公民社會的首演」（Pravda.ru, 2005）。在那之後如果普京沒有出席，也會提供錄影呈現其對活動的期待，並期許未來的國家與社會領袖由活動的參與者中培養出。種種安排足以既成 NASHI 是一個特定與普京連結的青年團體。

NASHI 青年在創立的前幾年活動力極高，各種與俄羅斯主權有關的敏感議題都可以看到 *NASHI* 青年的行動。例如 2006 年 7 月，爲了抗議英國大使與俄羅斯政治反對派的秘密接觸，在英國大使館外抗議。2007 年 4 月則在鄰國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抗議該國決定拆除紀念二次大戰蘇軍士兵的銅像，進行激烈的抗議行動。它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動員年輕人，一方面扭轉葉爾辛時代走向威權民主體制下的政治冷漠，另一方面牽制反對黨和獨立的非政府組織（NGO），同時更要幫助支持普京陣營的選舉動員，目的就是防止烏克蘭橘色革命蔓延到俄羅斯（Шлейнов, 2010）。不少分析都認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過 *NASHI* 的運作與動員，顏色革命在俄國的立即性威脅已經消失，因爲當下俄羅斯青年投入反對派街頭政治的機率已經有效化解（曲延明，2016：106-110）。加上在 2012 年普京簽署法令禁止俄國政府認定的政治性 NGO 以及宣布所有接受海外資金的 NGO 都必須登記爲外國代理人之後，俄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氛圍就更爲嚴峻。*NASHI* 的街頭行動主義的實質效果是「類似組織便成爲擁塞 NGO 領域的主體。這種主動出擊式的擁塞行動，顯示普京（原引文爲普京）的威權政權在以社運化的方式轉型，佔領社會空間，利用社會運動樣式的動員對社會運動進行反制」（白信，2016）。[18]

俄羅斯政府還於 2007 年 9 月 24 日成立俄羅斯聯邦國家青年事務委員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елам молодёжи；State Committee of Russian Deferation for Youth Affairs）。該年 10 月 10 日，*NASHI* 領導人 Yakemenko 亦被任命爲該委員會主席。2008 年 5 月該委員會改組並重新命名爲俄羅斯聯邦青年事務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делам молодёжи；Federal Agency for Youth Affairs），Yakemenko 續任署長。*NASHI* 組織領導者則由 Nikita Borovikov (Никита Боровиков) 接任。幾年之間，不僅 Yakemenko 被視爲政治新星，諸位 *NASHI* 聯邦委員也備受媒體關注，主要成員也陸續被授與「爲祖國服務」勳章。如表 1 整理所示，多位領導人後續都順利進入政壇。然而 2010 年起，圍繞 Yakemenko 和其他 *NASHI* 領導者的個人醜聞陸續傳出。Yakemenko 更是在 2012 年 6 月被免去青年署署長的職位（官方說法是自行離職），隨後也公告將淡出政治活動，轉而從事企業經營。另外有些 *NASHI* 活動者則往外發展新組織。例如新團體「網絡計畫」（Проект Сеть；Proejct Network）。[19] 這些跡象都顯示出，*NASHI* 這個名譟一時的「普京青年團」隨著克里姆林宮的新統治手法而失去舞台。

---

[18] 普京持續利用這個策略來鞏固他限縮俄羅斯民主的正當性，所以一切行政上可以打擊非政府組織、社運組織的手段都可運用。最引起關注的是 2012 年迄今，20 幾個主要的俄羅斯環境運動組織都被迫要將自己註冊爲外國代理機構的名義。

[19] 或簡稱 'Сеть'。在其官方網站 'Сеть' 上，該組織亦將自己界定爲以普京思想爲尊，戮力發展團結的青年運動，爲建立國家的新社會而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從社會動員轉進泡沫政黨

2011 年 12 月，國會選舉之後，統一俄羅斯黨獲勝，但選舉過程出現的許多不滿聲音與紛擾使很多國際觀察認爲普京的魅力已經下降。2012 年 5 月 6 日，「百萬人遊行」（March of Millions）的行動被觀察者認定這是一場蘇聯解體後規模最盛大的抗議浪潮之一，而且直指普梅政權的政治責任，吸引眾多中產階級青年參與（Gabowitsch, 2016）。此時俄羅斯當局卻沒有再次發動親克里姆林宮年輕人進行反制活動。相反的，*NASHI* 在 2012 年 3 月時已停止運作，並宣布轉型成政黨，弔詭的是這個轉型宣告並沒有選擇加入「統一俄羅斯黨」，而是另成立「聰明俄羅斯黨」（Умная Россия；Smart Russia）。其內部成員表示，運動的路線並不是固定的，而且會持續再評估以進行修正。Yakemenko 在訪談中表示「過去我認爲俄羅斯面臨的威脅是來自外部的，具體的說，就是橙色革命；此刻我認爲排在首位的威脅是內部的」（LENTA.RU, 2012）。[20] 也因此他決定創立政黨，以對抗俄羅斯政壇的「新貴族」，新政黨的目的就是爲未來的執政人才做準備，計畫在 2018 年能夠進入政治舞台。

在普京政權的「可控式民主」治理下，儘管該政黨成立的背後仍有蘇立寇夫下指導棋的影子，這個黨或許也可視作另一步被操作來裝飾或吸納對統一俄羅斯黨有質疑的選民（Баданин, 2012）。然而該黨 2016 年卻嘎然停擺，停止運作的原因不明，2017 年俄羅斯內政部更正式註記該黨已被撤銷。就外部環境來看，更早時就有人預測，「公正俄羅斯黨」（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Россия; Fair Russia）的成立壓縮了其他同樣是愛國主義、親克里姆林宮但保持溫和反對立場的政黨的空間。與前一節所述工會組織的情況不同，*NASHI* 雖然看似結合對普京的崇拜，能在短時間內有效動員了大量俄羅斯年輕人的愛國情操，卻不像 *FNPR* 那樣是一個草根基礎旺盛的組織。換句話說，這個青年組織的政治機會基本上取決於克里姆林宮還有沒有需要這股年輕政治力量。可以說，*NASHI* 就規模與型態上的確是一個青年群眾運動組織，

[20] 該內容源自 Василий Якеменко 在臉書帳號 ПартияВласти 上的發文，本文經查證考量該帳號的短暫壽命且已停止更新，選擇依據俄國新聞網站 LENTA.RU 的報導來引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NASHI* 領導人」則是青年群眾組織裡的政治菁英（如表 2）。[21]

表 2 NASHI 領導人進入政壇名單

Якеменко Василий (Yakemenko Vasily) 原 *NASHI* 聯邦委員暨領導人	俄羅斯青年事務署署長（2007.10-2012.06）
Якеменко Борис (Yakemenko Boris) *NASHI* 東正教部主任	俄羅斯聯邦公眾院代表
Белоконев Сергей (Belokonev Sergei) 原 *NASHI* 聯邦委員	國家杜馬代表（2007-2011）及青年委員會副主席 俄羅斯青年事務署署長（2012.06-2014.03）
Шлегел Роберт (Shlegel Robert) 2005-2010 年任 *NASHI* 新聞發言人後任聯邦委員	國家杜馬代表
Мостович Иван (Mostovich Ivan) 2005-2006 年任新聞發言人	後經歷俄聯邦中央選舉委員會傳播處長和濱海邊疆區副首長
Костунов Илья (Kostunov Ilya) 2005-2011 年 *NASHI* 區域組織主席	國家杜馬代表
Боровиков Никита (Borovikov Nikita) 2008-2011 年任聯邦委員暨領導人	「聰明俄羅斯黨」黨主席
Тараканов Павел (Tarakanov Pavel) 「一起走」組織領導人	國家杜馬代表（自由民主黨，僅一屆）
Мищенко Максим (Mishchenko Maksim) 青年俄羅斯運動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領導**	國家杜馬代表

資料來源：作者綜合報刊與網路資料庫資料自行整理

[21] 2007 年 12 月國家杜馬選舉中，統一俄羅斯黨提出的 19 位青年代表名單上有 6 位來自親克宮青年組織，其他則多爲高知名度的演藝或體育明星（Atwal & Bacon, 2012: 2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侍從與收編的社會夥伴

由以上兩個類型的俄羅斯社會團體—政黨政治體系的比較分析來看，2005 年以來，普京政權陸續推出了眾多的行動與政策，以預防顏色革命在俄羅斯發生。除了有形形色色的「愛國」青年組織成立，也有聯邦公眾院的設立。俄羅斯政府利用掌控的資源與立法工具，包括是否承認公民／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直接的金錢資助，換取民間團體領導者的忠心，使得各團體都得或多或少地向權力黨靠攏，以換取較穩固的保障。本文從兩個社會運動勢力的代言者與國家資源的關係切入，*FNPR* 和 *NASHI* 這兩個性質不同的群眾型組織都具體力行過成立政黨，加入俄國政黨體系和選舉的主張；也面臨著類似困境：即使在類似街頭行動的需求上能召喚廣大會員或群眾上街，卻並未能轉化成實質的政治實力，也沒有獲得附從的普京政府的更多奧援，最後歸屬仍是組織領導階層持續性地附從於政府和權力黨，接受「國家」的制度化收編。

然而本文分析的兩個個案呈現的差異性亦提出一個清晰的方向，普京主義下的國家與政治動員在策略上並非一味重複性的版本復刻。而這明顯與不同公民團體所面對的俄羅斯社會轉型條件有相當關聯：俄羅斯工會面對強勢政府所獲取的權力場域，一度因爲工會的勞資協商角色而讓國家—工會關係稍保留有社會統合主義的色彩，政治上則因組織本身虛弱的政治召喚，整合在威權統合主義的架構下，確保國家創造的各式收編機制上的資源支持。相對的，青年組織是克宮一手扶植，儘管愛國青年熱情從事著各種社會與教育活動，但這些職能的取代性相對較高。尤其從 *NASHI* 的經驗來看，露骨的政治性動員反而引來批評者對政府黑手操控的質疑，更何況來自青年對體制不滿的威脅也已不構成高指標的危險性。其次，本文也確認兩者在現實運作的政治職能上，取決於當前俄國政黨體系的有限度開放，具威脅性的政治動員著實難以孕育。同樣可以更進一步探究的是，當前俄羅斯的「國家」有效的控制了異議或反對勢力，首要條件是政府領導人的行政特質和整合手腕？抑或是社會公民力量本身的虛弱體質？

面對 2011 年 12 月國家杜馬選舉，時任總理的普京在統一俄羅斯黨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議上（2011 年 5 月）提出不同於就任總統初期幕僚交予蘇立寇夫的構想，也就是克宮不再清楚支持像 *NASHI* 這樣特定組織去擴大政治基礎，而是廣泛吸納社會勢力的政黨與非政府組織架構：號召包括執政黨和其他黨派、無黨派人士、工會以及青年婦女等非政府組織，組成鬆散的超黨派但支持普京的政治聯盟 —「全俄羅斯人民陣線」（*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фронт: All Russian People's Front*，簡稱 *ONF*）—並隨即參與該年國家杜馬選舉。在 *ONF* 作爲一個廣泛的政治結盟組織這樣的政治性動員架構下，本文所分析的兩個個案呈現不同的走向：代表勞工的 *FNPR* 寄望透過 *ONF* 能讓更多的工會領袖進入政治場域，*NASHI* 則仍朝著逐漸轉化爲正式的政治力量的原初構想。這個新的政治動員構想顯示原本 *NASHI* 領導人設定轉型爲政黨組織的目標已非普京政府囑意的重要項目。將兩個組織的政黨轉化對比現下的政治脈絡與制度安排效應，恰好呼應了 Way 所指「從國家權力正式的菁英組織與非正式的恩庇侍從關係網絡，以及執政者的統治技巧等 3 個相互關聯的面向來看，執政當局的統治能力已愈趨強大」（林永芳，2015：141）。[22]

現有社會夥伴網絡的結構性特徵之一是普京政權建構起完整的法律專政，讓異議團體的政治反對行動處處受限，難以開展。尤其是後共俄羅斯一直面臨著詭譎多變的政黨競爭環境，再加上特殊軍警部門的強壓。其次，*FNPR* 則是在自己傳統的弱點上難以突破，雖有廣大的會員基礎卻未能兌現爲選票。其三是比起變動性強的青年組織，以及施展較不文明的行動引起反感。一如分析所指，應該說來自普京政府的壓力一直都是在的，青年團體眞正的問題比較是團體內部形成的懷疑與失望（白信，2016）。*NASHI* 的本質自始就是一個依附於普京政府的青年團體，再行收編的必要性低，其經營價值更絕大程度取決於「國家當權者的考量」。俄國國內的青年政治專家協會的領導者曾如此預言：「這些青年組織很快就會從俄國政治版圖上消失，因爲他們很快就發現這些組織的實況與自己的理想有落差，應該從別的地方去實現自我的理想」（Зубченко & Магомедова, 2008）。參與丹麥紀錄片「Putin's Kiss」拍攝的的前 *NASHI* 發言人 Maria Drokova (Мария

[22] 轉錄自林永芳「俄羅斯公民社會發展的困境」一文。該引文出自 Way (2005a: 231-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Дрокова) 轉變立場，轉而支持曾被 *NASHI* 支持者視爲眼中釘並加以攻擊的異議記者，就是一個引起極大注目的鮮明事例，也才有後來引發該紀錄片拍攝的動機。[23] 其實在許多反對派青年團體眼中，參加 *NASHI* 運動的大多數青年人本來就註定到最後會只剩失望，「畢竟當初承諾俄羅斯等待著青年政治骨幹進行官僚體系內的革命，不過就是一場廣告般騙局」（Зубченко & Магомедова, 2008）。

然而將 *NASHI* 運動視爲單純的政府青年護衛隊則簡化俄國政情變遷的特性，更失去檢視俄羅斯境內街頭政治轉化進入正式的政黨政治場域的失敗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權當下的青年運動組織策略並未選擇完全複製蘇聯的政權與政黨關係體制，也就是克宮從來沒有眞正整併幾個親政府組織成一個唯一的官方青年組織，去重建類似蘇聯時期共青團的功能。關於克里姆林宮爲何不再強力運作 *NASHI* 的動機，有觀察認爲是當局也體認到青年除非在危急的情境下才會採取上街抗議的手段。但在當前還未感受到政治氛圍或權利的全面窒息之前，青年不會上街提出要求（白信，2016）。換句話說，克里姆林宮已不需要過度擔心青年參與或發動另一場俄羅斯境內的顏色革命。如俄國政治評論家貝勒卡夫斯基所言：「當橘色革命的神話消退，組織去對抗橘色革命風潮的需要也跟著消失了。……*NASHI* 失去一度如日中天的大規模動員氣勢，反映著當前的統治階級不讓任何人，無論是年青年長，只要不是他們內部的人都無法進入權力圈並獲得關鍵位置」（Зубченко & Магомедова, 2008）。[24] 若將 *NASHI* 於 2005 年組建時的背景，放在當時俄國國內興起的愛國主義運動脈絡下，肯認這個運動原本是俄羅斯政府要形塑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俄羅斯愛國主義的青年分支，則 *NASHI* 在 2008 年的重組正反映該策略的失敗（Lassila, 2011: 253-276）。[25]

---

[23] Maria Drokova 於 2005 年 *NASHI* 創建時就加入，2006 年起加入蘇立寇夫意識形態小組，2007 年 3 月起擔任該運動組織莫斯科區的負責人，並擔任 *NASHI* 發言人，也曾被授與「爲祖國服務」勳章。資料取自 СКАНДАЛЫ.py (2017).

[24] 貝勒卡夫斯基（Станислав Белковский；Stanislav Belkovsky）爲著名的政治異議評論員，也是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ИНС）的創辦人。

[25] Lassila (2011) 的分析透過對幾位領袖的訪談，去回溯 *Nashi* 的意識形態建構過程和元素，掌握該組織如何能借助說教和鼓勵並進的方式去推動反顏色革命的愛國運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就是說，這個街頭政治轉化到體制內愛國主義政黨在政治場域的失敗，其核心問題不只是愛國主義興起反映的集體心態和被操弄的工具性之間的「看得見的手」,「可控式組織」本身在體制內的代表性功能也是一個變項。另一方面，*NASHI* 的街頭政治在 2008 年選舉後企圖宣稱是將各種勢力吸納入正式政黨政治的作用與窗口。但原本就來自普京或統一俄羅斯黨的年輕助理早已安排好有利的位置，更甚者，這些人重新回到統一俄羅斯黨的青年組織「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Young Guard），黨性與青年代表性兼顧就足以填補執政勢力的青年幹部培訓管道，至於其他 *NASHI* 領導階層上的「圈外人」，反而就只徒留個人造化的選項。

伍、結論

對於俄羅斯社會組織在國家與政黨體系的互動關係上，未來最值得關切的是後普京時期政黨政治與國家體制的延續性。本文從俄羅斯民間社會、政黨與國家間的關係分析注意到不必將普京體制理解爲截然不同於葉爾辛的政治轉型，更貼切地說或許正是更完美的修補前者路線未及之處。普京的治理手段超越葉爾辛時期失敗的社會統合主義，其治理下的俄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多元性方面已更爲全面地進入國家統合主義與威權主義並存的政制，更是後共俄羅斯威權政治的正式體現者（formal presenter）。前述的「可控式民主」發展脈絡對於我們瞭解俄羅斯政治系統的運作軌跡，勾勒出更精確的軌跡：從「半鞏固的威權政體」進入到「鞏固的威權政體」，普京領導的「國家」體認到即使不進行強力的民間社團動員，俄國也不至於面臨如其他國家出現的顏色革命那般嚴重威脅。透過社會夥伴關係在民間社會各領域的應用，總統與總理可以順理成章的展現談判與重視的積極的互動。問題的眞正意識在於：一旦俄羅斯的社會轉型發展超越其目前的特性，換言之，民間團體與公民社會在組織與代表性上的持續進步，那麼現有結構的外部因素能否透過壓制與收編的雙進策略而繼續政權的穩固？

俄羅斯工會組織 *FNPR* 與青年運動組織 *NASHI* 都是蘇聯解體以來，被俄國政府成功納編的工具，然而執政者的統御手段並不相同。比較葉爾辛時期和普京時期，我們可以發現工會運動的政治化始終沒有成爲「有效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選項」，但至少因爲工會組織是具有勞動條件談判與保護功能的機構，可以透過社會夥伴關係的路線，讓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在同樣的普京主義治理下，還有一定的運作功能，規劃屬於工會的前景。青年運動裡的 *NASHI* 作爲克里姆林宮一手扶持的組織，沒有體制性的組織動能，加上運動成員與組織關係間的非體制性，使得青年運動組織本身難以長期維持，組織領導人隨時會進入新的生涯發展，運動組織領導層遂產生斷層。而個別領導人的思想轉換後甚至「叛逃」，可能都是普京身旁的策士們重新評估並放棄 *NASHI* 路線的近因。同樣的情況可以適用於俄羅斯政治反對運動的最大弱點。如同學者指出「俄羅斯政治體系的制度特徵，遠不及長期歷史上的獨裁專制所孕育的個人化特色」（林永芳，2015：143）。[26] 普京的個人特質是現有普京主義體制成功延續的關鍵，於是這個結合強人形象與威權統合的特性所發展出的可控式民主的後續取決於其他後繼領袖如何成功複製。

同樣的結構性困境亦影響到政治體系的反對勢力。現下的反對派政治明星納瓦尼是個人式的反對運動，他的個人魅力的確召喚出眾多對普京不滿的街頭參與者，然而政治運動若滿足於在莫斯科享有高人氣，等同於將自己與莫斯科以外的一般選民隔離開而失去體制上的代表性。因此當領導者消失，政治反對運動也跟著消風。對反對運動強度更了然於胸的普京政權不再急切於利用街頭政治型的 *NASHI* 模式，來填塞政黨政治下的異議派聲音；讓像 *FNPR* 這樣體制內的運動勢力，連同其他社會力量一起構成廣泛的愛國政治陣線，一方面不用擔憂茁壯爲成熟強大的反對勢力，另一方面尚能提供社會對話的象徵功能，目前看來是普京主義下「民間團體－政黨－國家」三角互動下的最高指導方針。當俄國在普京主義發展下進入「鞏固的威權政體」，未來俄羅斯領袖亟易承續此政治體系，至於國家將被何種特質的領袖成功掌握，將會是需要更多相關分析共同研究的另一個嚴肅課題。

---

[26] 轉錄自林永芳「俄羅斯公民社會發展的困境」一文（2015）。該引文原出自 Холодковский (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李明主編，2015，《普京執政下的俄羅斯》，臺北：五南。Lee, Ming ed. 2015. *Pujing zhizheng xia de eluosi* [*Russia under Putin*]. Taipei: Wunan publishing.

吳玉山，2000，《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臺北：五南。Wu, Yu-Shan. 2000. *Eluosi zhuan xing 1992-1999: yige zhengzhi jingji xue de fenxi*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in 1992-1999: An Analysis of Politic Economics*]. Taipei: Wunan publishing.

吳玉山，2009，〈解釋俄羅斯的民主倒退－評史蒂芬·費雪著俄羅斯民主脫軌：開放政治的失敗〉，《台灣民主季刊》，6(1): 199-205。Wu, Yu-Shan. 2009. "Jieshi eluosi de minzhu daotui—pin Steven Fish zhu eluosi minzhu tuogui: kaifan zhengzhi de shihbai" [Explaining Russia's Derailed Democracy-A Review of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 by Steven Fish].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6(1): 199-205.

許菁芸，2013，〈俄羅斯半總統制下普金歸位與民主發展之探討〉，《台灣民主季刊》，10(4): 49-92。Xu Jing-yun. 2013. "Eluosi ban zongtong zhi xia pujin guiwei yu minzhu fazhan zhi tantao" [The Reset of Put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Under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of Russian]. *Taiwan Democratic Quarterly* 10(4): 49-92.

林永芳，2015，〈俄羅斯公民社會發展的困境〉，李明（主編），《普京執政下的俄羅斯》，臺北：五南，頁 125-146。Lin, Yong-fang. 2015. "Eluosi gongmin shehui fazhan de kunjing" [The Obstacles of Russian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In *Pujing zhizheng xia de eluosi* [*Russia under Putin*], ed. Lee, Ming. Taipei: Wunan publishing, 125-146.

白信，2016，〈從 Nashi 到小粉紅：中國青年運動的俄羅斯化〉，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226-opinion-nashi-xiaofenhong-china-youth-movement-baixin/，2018/03/15。Bai, Xing. 2016. "Cong Nashi dao xiaofenhong: zhongguo qingnian yundong de eluosi hua" [From Nashi to Little Pink: The Russification of Chinese Youth Movement]. in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226-opinion-nashi-xiaofenhong-china-youth-movement-baixin/. Latest update 15 March 2018.

康世昊，2000，《俄羅斯社會變遷之政治經濟分析－以 1989 至 1998 年的勞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運動爲對象》，臺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Kang, Shih-Hao. 2000. "*Eluosi shehui bianqian zhi zhengzhi jingji fenxi: yi 1989 nian zhi 1998 nian de laogong yundong wei duixiang*"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Changes in Russia: With the Labor Movement from 1989 to 1998*]. Taipei: Tam Ka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康世昊，2009，〈全球經濟危機與普丁主義的挑戰：以 Pikalevo 地方抗爭事件爲例〉，「後共國家 20 年－延續與轉變學術研討會」論文（11 月 14 日），臺北：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Kang, Shi-hao. 2009. "Quanqiu jingji weiji yu puding zhuyi de tiaozhan: yi Pikalevo difang kangzheng shijian weili"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Challenge to Putinism: the Case of Pikalevo Protest in 2009].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20 Yea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the Continu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ovember 14. Taip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o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許菁芸、郭武平，2013，〈俄羅斯聯邦『競爭性威權』體制下之公民社會『管理』與民主走向〉，《政治科學論叢》，55: 33-84。Xu Jing-yun & Kwo Wu-ping. 2013. "Eluosi leinban jingzhengxing weiquan tizhi xia zhi gongmin shehui guanli yu minzhu zou xiang [The Management of Russian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under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5: 33-84.

胡逢瑛，2013，〈俄羅斯思想轉折下的衝突與和諧〉，無（編），《俄羅斯再次崛起？——雙頭鷹的亞太政策與戰略思想》，臺北：威秀資訊科技，頁 91-114。Hu, Feng-ying. 2013. "Eluosi sixiang zhuanzhe xia de chongtu yu hexie" [The Conflicts and Harmonies under the Changing Thoughts of Russia]. In *Eluosi zaici jueqi? -- Shuangtou ying de yatai zhengce yu zhanlue sixiang* [*The Resurgence of Russia? Asia-Pacific Policy and Strategy of the Double-headed Eagle*], ed. Taipei: Wei Xi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91-114.

曲延明，2016，〈顏色革命與 2000 年代俄羅斯青年政治組織的發展〉，《北京青年研究》，1: 106-110。Qu, Yan-ming. 2016. "Yanse geming yu 2000 niandai eluosi qingnian zhengzhi zuzhi de fazhan" [Colour R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Youth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2000]. *Beijing Youth Studies* (1): 106-110.

房列明，2013，〈俄羅斯納什青年組織凝聚青年的策略研究〉，《中國青年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6: 112-116。Fang, Lie-ming. 2013. “Eluosi nashi qingnian zuzhi ningju qingnian de celue yanjiu” [The Study of the Russian Nashi Youth Movement]. *China Youth Studies* (6): 112-116.

二、英文部分

Applebaum, A. 2013. “*Putinism: the Ideology* (LSE Ideas).” in http://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updates/LSE-IDEAS-Putinism-The-Ideology.pdf. Latest update 19 March 2018.

Atwal, M. & E. Bacon. 2012. “The Youth Movement Nashi: Contentious Politics, Civil Society, and Party Politic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8(3): 256-266.

Bizyukov, P. 2011. “Labor Protests in Russia, 2008-2011.”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104: 6-9.

BBC News. 2005. “‘Our People’ stand up for Putin (2005/04/28).” in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4491633.stm.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BBC News. 2009. “Unrest threat as crisis hits Russia (2009/03/31).” in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7973084.stm.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Bratersky, A. 2010, “Nashi Celebrates Fifth Year with Kremlin Support *The Moscow Times*.” in http://www.theotherrussia.org/2010/04/16/the-moscow-times-on-nashis-fifth-anniversary/. Latest updated 15 April 2018.

Christensen, P. 2017. “Labor under Putin: the State of the Russian Working Class.” *New Labor Forum* 26(1): 64-73.

Clarke, S. & T. Pringle. 2010. *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 Trade Unions in Russia, China and Vietna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Conner, W. D. 1996. *Tattered Banners: Labor, Conflict, and Corporatism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Oxford: Westview Press.

Gabowitsch, M. 2016. *Protest in Putin’s Russia*. New York: Polity.

Kang, Shih-hao. 2007. *Workers and Their Organis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arwick, Coventry, UK.

Lassila, J. 2011. “Making Sense of Nashi’s Political Style: The Bronze Soldier and the Counter-Orange Community.” *Demokratizatsiya* 19(3): 253-276.

Olimpieva, I. 2011. “‘Free’ and ‘Official’ Labor Unions in Russia: Different Modes of Labor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104: 2-5.

Tran, M. 2007. “A Bold Buffoon the Guardian (2007/04/23).” i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7/apr/23/russia.marktran.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y, L. A. 2005a. ‘‘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Sources of Regim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urth Wave: The Cases of Belarus, Moldova, Russia, and Ukraine.’’ *World Politics* 57(2): 231-261.

Way, L. A. 2005b.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Kuchma’s Faile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6(2): 131-145.

Way, L. A. ed. 2010.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3(4): 335-454.

三、俄文部分

IQ.HSE.RU. 2005. “‘Наши’ стали для Путина своими. ‘Наши’ забирают страну?” in https://iq.hse.ru/news/177710497.html.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LENTA.RU. 2018. “Якеменко, Василий.” in https://lenta.ru/lib/14159274/.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LENTA.RU. 2012. “Давай, До свидания! Василия Якеменко отправили в отставку (2012/06/13).” in https://lenta.ru/articles/2012/06/13/vasya/.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pravda.ru. 2005. “Путин и ‘Наши’ поговорили обо всём (2005/07/27).” in https://www.pravda.ru/news/politics/27-07-2005/59382-0/#.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solidarnost.org. 2016. “Депутатская группа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подписала Декларацию,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профсоюзная газета«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2016/10/26).” in https://www.solidarnost.org/articles/Deputatskaya_gruppa__Solidarnost___podpisala_Deklaratsiyu.html.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Баданин, Роман. 2012. “Новый Кремль: «Умная Россия» Василия Якеменко (Forbes. 2012/05/18).” in http://www.forbes.ru/sobytiya/vlast/82328-umnaya-rossiya-vasilii-yakemenko-sozdaet-partiyu-na-baze-nashih. Latest updated 19 November 2017.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08.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движения ‘Наш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 январе 29, No12, стр. 4.

Гревцова Д. В. 2014. “Участие профсоюзов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2(28): 69-74.

Зубченко, Евгения & Марьям Магомедова. 2008. “Всем спасибо (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in https://newizv.ru/news/politics/22-01-2008/83049-vsem-spasibo.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Кан, Шихао. 2006. “Социаль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на предприятии: кейс-стад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профсоюза докеров в Морском порту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Журнал социолог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9(4): 75-88.

Общая газета. ‘‘Всем спасибо - После выборов молодеж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казались никому не нужными’’, 22/01/2008.

Сборов, А. и Г. Пьяных. 2001. “Майка, пейджер, Кей-джи-би Газет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01/05/15).” in https://www.kommersant.ru/doc/264481.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СКАНДАЛЫ.ру. 2017. “Не «наша» Маша Дрокова.” in http://scandaly.ru/2017/03/14/ne-nasha-masha-drokova/.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Холодковский, Кирилл. 2009.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ПОЛИС* 2: 7-22.

Шлейнов, Роман. 2010. “Как Кремль финансирует свое молодеж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едомости (2010/11/29).” in https://www.vedomosti.ru/newspaper/articles/2010/11/29/dengi_nashih. Latest updated 19 March 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State and Its Political Mobilisation:
Studies on Russian Trade Unions and Youth Organisation*

*Shih-hao Kang***

Abstract

Many who study Russian politics worry that President Putin's rule has caused the democratization among the country's youth to 'derail',, while the regime has now come to prefer a model of managed democracy. As Putin is at the very core of centralised state power, the regime has employe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to mobilise and control the current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Accordingly, many parts of Russia's civil society have also encountered struggles within a narrowing space and have become vulnerable to resource distribution. With their brut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and legal means, Russian political elites have successfully made social organisations become assoc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for the latter to survive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climate. This paper refers to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ssian state, trade unions and youth organisations. In particular, although the leadership of both FNPR (the state trade union) and NASHI (the pro-Putin youth organisation) certainly had great ambitions for leading their organisations towards an active influence on Russia's political stage, they essentially became affiliated with the party of power and Putin's state. What is also noteworthily i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tin's political practices share a similar tendency towards an authoritarian model as Russia's social corporatism under Yeltsin. Putinism has demonstrated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a workable authoritarian regime. Perhaps the lessons have provided Putin's successors with a grand vision to follow.

Keywords: Putin, Authoritarianism, Social partnership, FNPR, NASHI

---

* DOI:10.6166/TJPS.201803_(75).0002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E-mail: shkang@nf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